

■工友情怀

# “家属工”张班长

□赵闻迪文/图

在电厂大大小小一百多个班组中，只有我们粉煤灰化验室的班长张云是“家属工”。同事们一提起她就竖起大拇指：“一个‘家属工’能走上班长的岗位，不容易，了不起！”

听老同事说，张班长是外地人，二十多年前跟着退伍转业的丈夫丁师傅一起来到电厂，住在生活区宿舍楼里。那时丁师傅上“倒班”，作息时间不固定，无论丁师傅几点起床，她都会准备好热饭热茶给他带上。平日做完家务，她也不闲着，不是打扫楼道，就是整理花坛、宣传栏，左邻右舍都夸她是个勤快人、热心人。后来厂里招聘家属工，她顺利招上，分配到粉煤灰部门当取样工，每天定时到现场取样送到化验室。

别的取样工都觉得自己的岗位又枯燥又没技术含量，每天取完样品往化验室一送就去消磨时间了，张师傅却不是这样，她喜欢观察琢磨那些样品，喜欢看化



验员操作，一站站半天，别人笑话她痴她也不在意。久而久之，她竟然练出一副本领——能从样品的色泽、手感、轻重、气味分析推测出燃烧物的燃烧状况、设备的运行工况和管道有无堵塞。有一次送样品，她跟化验员说，一号母管三号支线那里可能发生

了“堵管”，建议检修人员查看一下。事实证明果真是管道被异物堵住，检修人员及时排除了故障。部门主任问她愿不愿意当一名化验员？她迟疑着说：“我文化水平不高，怕学不会化验技术，耽误工作。”主任笑道：“你好好学肯钻，怎么学不会！”

张师傅跟在化验班班长后面，先从认识各种仪器、试管、试剂开始，然后是使用各种天平、量筒、量尺，背诵化学反应方程式和数学公式，接下来是学习常用七项化验的步骤、操作、计算结果，最后是配制各种催化剂。这一套知识学下来，就算是大学生也得花两个多月时间。张师傅拿出不怕吃苦、不怕麻烦、不懂就问的劲头，像蚂蚁啃骨头一样，一点一点“啃”下来了，个中辛苦，同事们看在眼里，经常拿她做例子教育新来的大学生。

我进入化验室工作时，张师傅已经是副班长了。第一次看她做实验我就佩服得五体投地，那专注的神态、娴熟的手法、流利的操作、精准的计算，无不展现出良好的专业素质。过了不久老班长退休，部门领导安排她当班长。在这件事上，有些人表示怀疑：“咱们厂的家属工基本上都在保洁、门禁、取样这样的岗位上，当化验员的少之又少，当班长的更是有，她行不行？”张师傅自己也有顾虑：“我这水平够不够？管不好咋办？”部门主任鼓励她：“拿出你那股刻苦学习的劲头来，一定行！”老班长也说：

“你跟我后头学，不难。”

当班长要操心的事儿多，首先是各类台账——《班长日记》《每周一练》《技术问答》《安全抽查》；然后是各类总结——周小结、月小结、年总结、工作计划；接下来是各类创建——学习型班组、文明班组，还有打考勤、填缺陷单、领化验用品、仪器检测、领劳保这些杂事。张班长买来《班组管理》之类的书籍，利用业余时间自学，还到兄弟班组“取经”，拿不准就问，心得笔记做了几大本。

当班长还得熟悉网上办公流程。张班长从拼音打字学起，随身带着字典，在废旧键盘上练习，为了掌握发邮件、制表格、做幻灯片的技能，她专门报了辅导班。有时我见她电脑屏幕上练习久了，眼睛直流泪，感动地说：“歇会儿吧！”她摇头：“这么多东西要学，不抓紧怎么行。”看到班长这样刻苦，班里的同事也不好意思拉呱、玩手机了，工余时都自觉看书看报。

从“家属工”到班长，张师傅的成长史也是一部学习史。学习，让一个普通的“家属工”绽放出不一样的光彩。

■独家连载

■三线军工建设尘封记忆 工会网上工作通俗演义 ■劳动模范家国情怀 网络社会世相百态

## 造化同工

(小说)

□关明

### 苍狼断粮经费 工会救急挪资金

“宁可把我喂了狼，也不能让‘苍狼’断了奶！”  
——魏兴川的愤怒

魏兴川手里拎着一篮水果，在路边招手打出租车，先后有两辆车停下，一听说是去南川医院，直接拒载。

魏兴川气得脸都黑了。要不是这一篮子水果死沉沉的，他就要一怒之下拔腿步行而去了。

他受宣怀民的委托，去南川医院看望仲长丰。

仲长丰因为苍狼项目组的研制经费问题和总经理范致格吵了一架，当场昏倒在范致格的办公室，被送进了医院。

省里给苍狼项目拨下来的500万经费，被范致格拿来补发了职工工资。

魏兴川走了几步再次招手，终于有一辆出租车在他面前停了下来，车上已经坐了一个妇女。南川的出租车是要拼客的，这个习惯差不多成了当地出租车市场

的“行规”。

司机是个话痨，在走走停停的堵车中没话找话，一路给他俩讲国际形势、国内形势和朔方政坛、南川官场，以及各种趣闻轶事，一看就是从今日头条看来的。

进入病房的时候，看到仲长丰正半躺在病床上，范致格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和他聊天。

魏兴川把慰问品放下，对仲长丰说：“怀民本来要亲自来看看你的，去北京开会去了，劳动关系学院，工会网上工作研讨班，所以派我先来。”

仲长丰说：“治我这病要花大钱，200万，不能再少了。”

范致格听了，发出一声苦笑。

仲长丰说：“我也不多要，只要200万，苍狼项目就不会断顿，经费到位，我明天就出院。”

范致格说：“仲工，我理解你的心情，但是，你能不能也理解一下我的难处？上面拨下来这么点钱，根本不够。现在又是年关，我只能先保工资啊！”

仲长丰说：“上面拨下来的，那可是项目研制专项经费，风过庭书记批示过的。”

魏兴川问：“市政府不是开

过专题会吗，要求财政拨款专款保证职工工资发放。”

范致格说：“话是这么说过，但是钱没有给够。一会儿看过仲工，我就去市财政局，看能不能想办法再解决一点。”

魏兴川说：“我来替你想想办法吧，先救你一时之急。”

范致格说：“你有什么办法？”

魏兴川说：“市总工会有一笔送温暖资金，我可以先借200万给你。但是你要给我保证，第一，必须全部用在苍狼项目上，第二，等到财政的资金到位之后，马上还给我，那也是困难职工的救命钱。”

范致格有些犹豫地说：“工会的资金也是专款专用的。你请示过宣主席了吗？他同意不同意？”

魏兴川说：“现在来不及请示了，也别让怀民为难。这两天他不在家，我做主。”

范致格说：“这么做，合适么？”

魏兴川说：“我想好了，一不贪污二不受贿，大不了犯个错误。宁可把我喂了狼，也不能让‘苍狼’断了奶。这事就这么定了。”

(连载19)

## 花衣裳

□叶梅玉

在我幼小的记忆里，人们衣着的主色调千篇一律是灰色和蓝色。女人一律穿两排纽扣的列宁装，男人则穿中山装，纽扣一丝不苟地扣到下巴，给人端庄肃穆、拒人千里的感觉。我们小孩子也和大人一样，整天穿着死气沉沉的灰色、蓝色衣裳。我记忆中，小时候穿得最多的衣裳就是灰色卡其布的列宁装，还有一件深蓝色的外套，都是姐姐穿小了留给我穿的。就这样，两件外套轮着穿，伴我度过灰色的童年岁月。

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，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我们的角角落落。我们的生活也在不知不觉地发生变化，街道上行人的衣着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。

不知道从哪天起，街道上出现了一两个这样的人：她们脚穿细细的高跟鞋，走在路上，老远就听见“笃笃、笃笃”有节奏敲击地面的脚步声；她们身着花花绿绿式样新颖的各种花衣裳，宛如色彩斑斓的花蝴蝶，翩翩起舞在单调的灰色、蓝色海洋中，一时不知惊艳了多少人的目光。

渐渐地，人们的衣裳变得五彩斑斓起来。女人们赶着趟儿一样，衣着鲜艳地在街道上招摇，淡雅素色的、色彩浓郁的，涤纶的、棉绸的、乔其纱的，各种式样的衣服五彩纷呈。那一个个靓丽起来的女人们，犹如一幅幅流动的美人画。后来，不单是女人，个别大胆的男青年也跃跃欲试，他们穿上了好看的花格子衣裳，蓄上最时髦的长发，穿着最流行的喇叭裤，一路风光，一路欢笑地从街道上穿过。

在我上小学四年级时，妈妈带我去布店，任我挑选了一种花布。连续加班两个晚上，妈妈脚踩着“嗒嗒嗒嗒”的蝴蝶牌缝纫机，为我缝制出了一件花衣裳。

那天晚上，我试穿着花衣裳，嗅着好闻的花布气味，晚上做梦都笑醒了。

我终于穿上了花衣裳。那天



本专栏持续征稿  
欢迎您踊跃投稿

投稿邮箱:ldwbgh@126.com

走进教室，班上所有同学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，更准确地说，都在看我的花衣裳。衣裳上的花的确好看，我至今不会忘记，它是以素雅的淡黄色为底色，上面铺满红艳艳的花朵，每朵花相隔着刚刚好的距离，不拥挤、不喧哗、热烈而不庸俗，我穿着它，看到班上男男女女同学的目光都聚向我，脸便火辣辣地红了。

我家隔壁的王小二是个最可爱的小青年，每每看到我穿着花衣裳打他门前经过，便要从屋里喊着我名字，小跑着出来，故意和我说上一会儿话。他的目光在我的花衣裳上浏览，眼里面是无比的羡慕。

听母亲说，王小二的母亲最爱美，有一年，他母亲只因为上班时穿了一件花衣裳，就在一次职工大会上当作反面典型，挨了领导的严厉批评。

而今，人们随心所欲地穿着个性张扬、自己喜爱的衣裳。大街小巷，随处可见年已古稀的老太太，她们烫着精致的卷发，化着淡淡的妆，穿着优雅；她们步态从容、神情怡然，心安理得地享受着美好的生活。没有人再用异样的目光去看她们，一切都是那样的自然、寻常，她们舒适美观、随心所欲的衣着早已经融入到了她们的日常，成了未来的我们。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
工会岁月——以照片为开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
青春岁月——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每篇500字左右，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。

家庭相册——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（每篇300字一张图）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  
本版邮箱:ldwbgh@126.com  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